



## 第 84 期

94年06月01日 ~ 13日  
 本期發稿日：94/06/15  
 下期截稿日：94/06/28

[陽明焦點新聞](#)[行政會報摘要](#)[各處室訊息](#)[院系所傳真](#)[校慶活動專輯](#)[陽明人](#)[編輯報告](#)[校史照片展覽](#)[閱讀旅行](#)

發行人：吳妍華  
 總編輯：高毓儒  
 執行編輯：錢珏珥  
 潘曉佩  
 網頁設計：賴彥甫

## 校友論壇

### 「形塑台灣健康」校友論壇 Shaping Taiwan's Health Alumni Forum

#### < 第一場 >

校長、各位貴賓、各位師長、各位校友以及在座的親愛的各位學生們，形塑台灣健康校友論壇，論壇開始，首先請醫學院李建賢院長致詞。

李院長：光復之初，瘧疾和各種傳染病相當的多，多虧衛生方面的人才投入防疫及消滅疾病的努力，才能夠創造所謂台灣的奇蹟之一，消滅瘧疾以及白喉等現在看不到的疾病，是很不容易的，就我所知，在國際衛生行政方面不容易做到。

為什麼我了解這些？在前年SARS的時候，我們讓國際衛生專家們跌破眼鏡，就是從三零很快的就變成全面星火燎原的疫情；可是，又讓他們很驚奇的就是，在短短一個多月當中就控制了疫情，然後兩個多月就解除了疫情。這個都是政府在衛生行政方面的效率，當然其中很多都是我們的校友在默默地付出，默默地耕耘，所創造的一個事實。

今天我們請到的貴賓有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副局長趙坤郁趙副局長、台北市衛生局局長宋晏仁宋局長、台北縣政府衛生局長許銘能許局長、新竹縣政府的衛生局局長劉靜芸劉局長、前台北市衛生局局長邱淑媞邱局長，這是第一場；請學務長黃嵩立黃學務長來主持今天「形塑台灣健康校友論壇」座談，謝謝各位。

黃學務長：校長、院長、各位嘉賓、各位學校老師同學大家好，我先介紹一下活動的由來。我現在另外一個身分是校友會的理事，從校友的觀點來看，我們如果把台灣的地圖展開，然後把陽明校友當縣市衛生局長的部分畫起來，就可以發現，陽明校友真的有能力來掌握台灣的許多健康政策的發展和執行，所以我們覺得利用這樣的機會，以校友身分向陽明三十週年祝賀是一個非常好的場合，同時也希望在這個討論當中，讓學校的老師和同學都能夠對於陽明的學生到底是什麼樣的，做一個層面的、一個觀點的了解，因為我相信在座的、台上的各位，可能跟我一樣，就是在讀書的時候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是局長或是擔任這些行政的職務，所以會有這樣的場合。

因為時間不是很充分，我先介紹一下想要談的事情。基本上分成四大的主題，一是請各位局長們先介紹局長的工作，到底各位都在忙些什麼？我相信各位都是忙得吃飯睡覺

## [ 特別報導 ]

校友論壇

陽明的故事

自然誌

陽明身影

◎大學報  
 ◎高教簡訊  
 ◎教育部電子報  
 ◎國衛院電子報

的時間都沒有，到底都在忙些什麼？什麼樣的事情佔據最多的時間？哪些是最重要？哪些是最困難的？

第二是說今天的主題，各位有這樣的資源，怎麼樣想辦法讓台灣更健康？在政策上我們的建議是什麼？

第三想要談的是，衛生局是整個縣市政府的一部分，免不了要受到台灣的議會的政治，甚至立法院掌政的一些影響，那麼我們要怎麼樣在這個政治的分裂底下，去掌握幾個衛生行政的方向跟資源？

第四個部分想要請大家談的是，我們在學校裡辦教育怎麼樣能夠讓我們的同學，更學會去學習跟明白的能力，各位現在所擁有的能力到底是在什麼樣的場合學來的，我覺得非常的好奇，所以邀請大家來談。

在開始之前我覺得還是要再補充一下，國健局的趙副局長曾任園縣的衛生局局長，邱淑媿局長也曾任宜蘭縣的衛生局局長，既然我們的局長人數比較多，所以現在我們就來開放討論說第一個議題：到底大家都在忙些什麼？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我們只能就各位所印象最深刻的部分來談。按照長幼順序，我們就先請趙副局長開始。

趙副局長：好，我這個笨鳥先飛。今天我們陽明第一屆的老學長鴻仁和旭崧兩位，真正在台灣衛生行政裡，奠定很好很好的基礎；第二屆李丞華和我，第三屆就開花結果，很高興在衛生行政的路上有很多學長學弟大家相互的扶持，這條路走起來跟臨床工作有很大的差異。

很多事情，即使今天有這樣的座談會，可能都只能講一半，另外一半想要聽的話，可能是哪一天由我們的學務長在那個居酒屋裡面擺攤(台語)的時候才聽得到。

所以是都在忙什麼？事實上在忙的事情一個衛生局長或者是任何一位做衛生行政，即使是衛生所主任他所需要的工作前、工作中、工作後的一個檢討的話，我相信可能就一個醫師的專業來轉化的話，應該是足夠的，只要是他做醫師的時候，認真地看每一個病人，不是只有看病或只有看細胞，他真的看一個病人、看他的家庭、看他成長的環境、社區、學校、職場的時候，他這樣子在學校裡面看到學到其他公衛生這些的ABC的話，那以醫師的資質我相信是有能力一邊做一邊學，很快就可以將這個衛生行政的各項工作做得很好。

所以即使是宋局長，雖然都在學校裡面長大，不過他到台北市衛生局以後就很快的得心應手，我想也是由於在做的時候他能夠在一邊跟這個臨床工作一邊跟在學校裡面的醫學基礎教學的工作一起來呼應。

整個佔據最多的時間，好像是有很多不得需要的，比如說開會，事實上開會，大家所看到的或許是一個麥克風輪下來每一個人講完都已經天亮了。能夠將一個會議如何的事先準備；會議當中如何抓住要領；會議的決議能夠具體可行，那我想事實上這些在管理學上面都是有一套非常好的方

法，當然國內顧問管理公司很容易衝動，如果是各位花了五千元或是一萬塊或是更高的價碼去請名嘴來講這個如何開會的話，那可能都會大失所望。

事實上也不必遠求，據我所知我聽過如何開會最好的一位speaker叫李丞華副總經理，學校可能都還不曉得，他插花的這一堂課竟然沒有幫他排，他如何的去準備那堂課，事實上就是因為他曾經花過八千元請了一個名嘴講了一堂很爛的如何開會，就決定說好那自己下海。

事實上衛生行政工作很多也是這樣，就是說在忍受不了整個衛生體系的時候，各位就可以走進衛生局來應徵工作，或是說當衛生局長這樣的話就可以將衛生行政工作做到讓其他人滿意，那今天如果各位對於在座的這些學長們那個不滿意的時候，也歡迎各位學弟妹前來做這一項工作，讓我們整個國內的衛生醫療環境適合醫師的工作，病人更健康。

黃學務長：接下來我們請宋局長。

宋局長：校長、院長、在座的各位老師、在座的以前的同事們、學長、學弟、學妹，我們在座還有韓師母。我應該是衛生行政界的新兵，我二月一號才接任。誠如剛剛學務長講的，過去在我們的人生規劃裡面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這一個的階段，但是我想在學校的這幾年，雖然一直在學校長大，但是似乎長得還可以夠大。

到那邊去之後，頭一兩個禮拜確實有一點點震撼教育的感覺，對於很多的業務，覺得也擴展了很多的視野。比如說我二月一號上任，應該理論上二月八號就過年了，所以我想大概會有一個禮拜的好日子迎接新年，沒想到在過年前就先來了個死豬肉的事件，我想大家都是知道這個中南部有人把病死豬拿來販售，所以很快的就發現，自己是在處理新聞媒體多於衛生局的事情。

我有一段時間自己很confuse覺得自己到底是新聞處長還是衛生局長，接下來的事情可能又更不斷了，就是，馬上過年期間就有醫生打人，所以我們大年初整天在開檢討會，因為媒體報得很大，所以還是做這個新聞處長的事情，同時也發現有一點點像消防局長。

接下來各位可以看到台北市二月份到四月中每一個禮拜至少一件事情，至少一件新聞事件，所以說這幾個月來，我花大部分時間在哪裡啊，大概一個禮拜至少會花上一天的時間在處理媒體。

各位可能會覺得說這事情到底跟一個醫學生的生涯有什麼關係，我反而覺得這幾個禮拜處理媒體下來，個人跟媒體倒是建立了相當好的關係，也從這邊得到一些心得，就是發現說，我們在學校的教育裡面，事實是最重要的，事實是最好的謊言，事實是最好的政策，所以對媒體應付的方法，或是面對他們的方法，我現在的感覺就是，要快、要準，任何的事情一來，第一時間把所有的真相調查清楚，所以通常我們會作非常大規模的動作，來做這個檢討會議，比如說，前陣子有一個游小妹妹，因為中坡市場的事件，送到忠孝醫院

之後，後來因為併發腦部的出血而死亡，結果家屬把這事情鬧到媒體上面去，媒體對於忠孝醫院有很不公平的報導，我們事實上是在媒體報導的當天，就把所有當天參與的所有相關人員包括病例，我們也請了幾個專家，包括腦神經外科的專家、包括急診醫學的專家，都是院外的專家、府外的專家，以及消基會的律師，就把整個事件從頭到尾，包括她病例的記載的先後順序內容通通調查清楚，很快就對記者發布所有的事實，所以這個事情只鬧了一天就結束了。

所以這段時間大部分都做哪些事情，我說我一個禮拜都要花一天的時間在處理媒體，其他的時間大部分都在做決策，或者說政策的推動，每一個禮拜至少有一天，像我們lab meeting那樣的方法，就是check所有單位做的事情到底有沒有按照進度在做，也是一個開會技巧就在報告進度的時候，我們看他的方向有沒有準確，也有點像lab meeting。

我覺得學校長大的經驗其實也不錯，也就是說我們check實驗室的進度的方式來check我們政策推動的進度，再定下下一個步驟，似乎那個道理是相同的，所以這部分我個人倒是覺得，做起來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接下來當然就是說，對於舊事情方式的檢討，我這邊也要講一個經驗。就是說我們在實驗室的訓練，似乎對於公共政策的推動有另外不同角度的切入，尤其我們對於數據判讀的方式，與一般行政人員在判讀數據的方式是略有不同，可是建議通常他們還願意接受，所以我自己的感覺是說，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在跟同仁們解釋數據，解釋數據判讀的方式以及數據的意思，這樣的話，所有的同仁也覺得好像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似乎做得有點意思。

第四個花很多的時間是在台北市特殊的這段的狀況，就是安撫員工的情緒，那當然是因為今年一月一號開始台北市政府的衛生局做了一個很大的組織的變動，從衛生局內部過去的這個七課八室變成五處七室，到所有的衛生所改制為健康福利中心，到十家的市立醫院聯合成為一家大的市立聯合醫院，這當中事實上員工的情緒浮動得非常大，所以我大概每個禮拜都要到兩個地方去座談，所以有很多的時間是在安撫員工的情緒，那安撫的效果如何呢？各位可能也會在報紙上看到我們最近的效果就是，從一月份以來不斷爆料的新聞這個醫院裡面這個狀況那個狀況、員工這樣子那樣子什麼離職潮，到最近這三個禮拜以來，各位可能就不太看得到報上有關於聯合醫院的消息，所以這應該也是我們大概相當程度努力的成果，以及在整個制度的修正上面。

我個人覺得很有意義的事情是，對於一些衛生政策我不曉得這是正確還是不正確，跟各位衛生局長可以交換意見就是，這應該是我們前任邱局長推動的大政策就是健康城市的推動。我們在學校的經驗是我們是個老師很喜歡講，所以我又花很多時間去演講，我也不曉得這是不是衛生局長該做的事，所以我現在到社區大學去做這個政策的推行，這大概是我這段時間做為局長所花的大部分時間。

黃學務長：謝謝宋局長，不過我先再補充一下就是說因為最後希望能夠留一些時間讓在座的觀眾發問，所以我們是



不是能夠講的時間能夠控制在差不多兩分鐘，我相信這個對局長來講是最困難的事哈哈，那麼compromise差不多三到五分鐘的時間，那再接下來我們請許銘能局長，謝謝。

許局長：校長、院長、各位老師還有校友、各位同學大家早。

有關於局長做什麼事情呢，其實剛剛兩位曾經擔任過局長的，一個是我們資深的、一個是剛踏入當局長的。其實我當局長也不算久，不過真的是會有很多的事情。事實上是剛開始還沒跳進去之前不知道要做什麼；一跳進去之後，覺得說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就像各位現在坐在這個地方，我們能想像我們這幾個當過局長的到底在做什麼事情，那其實有非常多的事情是在做決策，那這個決策其實有非常多方式來進行，所以大部分的時間都是開會，剛剛來講開會，我們會花非常多的時間，我的那個PDA那個schedule全部排得滿滿的，包括邱局長曾經跟我講她連晚上都排行程，都排開會，就是有一群人要陪著局長晚上一起開會，我甚至以前聽說張珩，張局長連禮拜六、禮拜天都要開會。所以其實事實上有非常多的東西需要透過開會去協調、去溝通、去整合，最重要的目的在做決策。決策其實有一部分是在解決問題，所以其實剛剛媒體的那個部分，其實就是突顯出一些問題出來，必須及時去處理，所以這個及時反應的部分，其實不亞於臨床。

你碰到一個個案、一個病人狀況突然改變的時候，你必須去決定、去收集資訊、去了解說你到底怎麼樣去處理，但是這個處理，學校事實上都沒有教，所以其實我們也希望說，這個部分其實是從做中去學，甚至有時間再回到學校看看學校有沒有東西可以撈一點，然後大概在書上可以用得上，但是其實我自己個人這樣一路走來，覺得真的在這過程當中學習到非常多。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簽公文，大家都知道每天公文，就是可能堆起來大概比人還高，但是你就是必需要去看那些公文。昨天我的司機跟我講說：「局長，你簽的公文越多的話代表底下能力越差，局長就必須要扛這麼多的公文帶回家去簽。」所以其實簽公文的部分，最主要是在做這個決策以外，還能夠透過公文去指導我們的同仁，怎麼樣去做對的事情。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中，其實跟同仁彼此的互動透過公文的個牽合過程中，還是可以學習到非常多。因為你在這個思考的過程中，同仁的意見跟你的意見不一樣的時候，開始拍桌子的時候，我是不會拍桌子啦，不過，看到同仁一副很無奈的樣子，你又沒辦法講非常重的重話，但是這個過程中，其實是有彼此一些角度和認知上的誤差，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實也是整個過程中讓個人可以成長的一個地方。但是所面對的問題是有別於過去所學的部份再加強運用、能夠運用上的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剛剛講的管理，既然當一個機關的首長，管理的部分其實還有一塊滿重要的就是，部門之間發生衝突的時候你就要出面來做協調，你要安撫這邊說：「啊你

你就不要那麼強勢，稍微聽一聽別人講法。」兩邊都是還是都不下來的時候，你就要做決定，但是決定下去，就要照這樣的方式去做，你就必需要有這樣的**authority**，去決定大概要怎樣來進行，大家要建立一個共識，建立一個共同的規範，這部分其實也需要從每一個案件處理過程中去學習一些技巧，所以當局長在外面看跟跳進去做其實非常不一樣的。

黃學務長：接下來請劉靜芸局長。

劉局長：校長、師長、學長姊、學弟妹大家好。

前幾天在學校碰到黃學務長跟我說要來參加這個會議，其實那個時候我心理很矛盾，矛盾的原因不是說我不想來，因為前一天我剛遞了辭呈，所以我在擔心到今天我到底是要以什麼的身分來參加。那其實局長要做什麼事跟各縣市的這個文化是很有關係的，台北市和台北縣都是大的縣市，新竹縣是一個小的縣市人口只有四十幾萬，而且是一個非常純樸的縣市，所以剛剛提的應酬我幾乎是沒有應酬，我們縣長議會也都知道我不應酬，所以他們也都不會找我，它是一個非常純樸的縣市。

開會嘛，小縣市會也不多，我所有的會都盡量請副局長去開，所以她的PDA大概是滿的，我的PDA大概是空的。

媒體的部分，新竹縣的媒體也很單純，我舉個例子來說，其實同學大概都知道我是個不太會交際的人，但是在縣裡面的媒體，我覺得他們是新竹縣來的，所以他們是看你做不做事，做事的話其實她在報導上就會有相當的尺寸在，以關西的事件來說，當媒體揭露，有些媒體一直在挖的時候，地方的媒體也會一直與我聯絡，說要如何幫我做平衡報導，所以每個縣市的媒體性質不一樣，我只是舉新竹縣的例子。

既然這麼多事都不用我做，我到底在做什麼？新竹縣跟其他縣市比較起來是比較保守，同仁也比較保守，所以他們在信心與能力上有滿大的成長空間，那是我的感覺。所以這三年來，我每天花時間在跟他們討論，我在局裡面不管從課長級、還有護理長級、或者是診所的藥師團體、檢驗師團體，我都讓他們自己成立一個讀書會，給他們一個自我提升的省思，給他們一些實務的議題讓他們去討論，然後每天忙著與他們討論，並盯著他們這些。

比如說我們這一陣子，因為新竹縣老人家很多，我們發現老人家用藥是個大問題，他拿回去根本看不懂藥袋，如果家人沒有照顧，他根本就是亂吃，所以我們擔心病沒有控制好，根本就是吃藥吃錯了。我們拜託這個藥師讀書會，我們就一系列的從食物的討論，一些衛教的東西，然後衛生所內的一些用藥的諮詢，再到社區的諮詢。所以我天天也很忙，就是忙著跟這些人，就是盯著他們，看他們做了什麼；你護理長一所一特色的計畫，遇到什麼困難沒有。

所以我的會也很多，但都是這些會，這大概佔我所有時間，就是跟不同層級的同仁討論，他們做了什麼？包括局裏面我也要求一定要作走動式的管理，各科室的督導不能只坐在辦公室裡，一定要定期到衛生所去看，看他們有什麼問

題，你跟他討論，然後怎麼解決，回來我盯著他們到底解決沒有，所以我一直在忙這些事情。

黃學務長：再來請邱淑媿局長。

邱局長：主持人黃學務長，還有校長、院長還有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早安，我今天聲音有點特殊，我本來是想說陽明辦活動都很難辦，我接到邀請函的時候，我就想說既然是在學校，我無論如何一定要捧人場，後來看到實在很感動，這一些正在前陣作戰的兄弟姐妹都回來，有一點小偷懶，想說能不能“熊熊”不見，但是後來想想不行，我今天一定要當地陪一下，所以就跑來參加。

剛剛趙副局長，雖然他是趙副局長，但其實他是中央的局長，此局非彼局，我們還是一定要對他非常的仰慕。他剛剛講一句話很重要，他說笨鳥先飛，其實我離開衛生界，剛好就是快要滿兩年了，這個SARS時我得到創傷後症候群，若我不能遺忘，小小身軀載不動這許多憂傷，所以我本來已經要把以前很多事情忘記，他剛說笨鳥先飛害我往以前去想說，我才“熊熊”發現，雖然我是最後一個講話表示我是在台上最幼齒的一位，不過其實我是最早跑去當炮灰的一位，因為九年前就開始去宜蘭縣衛生局去接這個局長的工作。

講局長到底在做什麼，就想起來說當初為什麼會去跳火坑。其實一個很強烈的感覺就是，從一個行政的力量也可以做的事情是什麼事情，就是當你不是在行政的職務上面的時候，你會覺得為什麼沒有這樣為什麼沒有那樣，你作為一個醫師或者你作為一個民眾，你所抱怨、所期望改變的、你覺得不好的地方，你也感覺到當你是醫師時，你也莫可奈何，那頂多只能大聲的罵人，但是事實上，其實做一個衛生行政的官員，你最大，你做的事情就是那些大家都很期望被改變的事情，在這樣一個職務上面，你的視野會很不一樣，做為一個官員的話，你一定要往前看，如果你能夠制定一個政策，是到十年之後，人家都還在推廣，甚至到十年之後，都還是可以用的政策，我想這才是我們每一個跑去...

我有時候聽學生都憂心未來醫師待遇如何，什麼未來和以前，我現在就是這樣，我待遇都是所有裡面醫師最低的，但是你去做了這樣的工作你要成就什麼，你要成就的，真的就是說，是可長可久的一些東西，我覺得這個是在這麼多我們要面臨的工作、這麼多的角色、這麼多挑戰當中，無論如何一定要去掙扎出自己一片小小的天空，保留一些時間可以去作的。

在角色上面，我想除了醫療專業以外，其實我們要做很多的角色，很多時間是要用在領導跟管理，同時你也必須要做一個對內的很重要的窗口，和對外一個很重要的窗口。事實上，當官並不是像大家想像中的，我想比如說剛剛宋局長提到，事實上當一個官員，你很多時候都在扮演一個教導的角色，要對你的部屬去做很好的教導，事實上企業也有講這個教導式管理。你對外，對民眾，甚至對議會、對民意代表，你如何去說服他們，來支持你提出來的政策，你其實不斷地在扮演一個說服者跟教育者的角色，我想這個角色上面也是不太一樣。有人覺得說扮演一個挨罵的角色，剛剛像劉

局長也提到，有時候我們都扮演那種承擔的角色。如果情勢再也無法挽回的時候，我們去做最後一個，可以挽救大局的人就是把辭呈遞出去，說我不幹了，這樣子(笑)，這個也是非常重要。所以陽明人前仆後繼，所以我們現在衛生界非常需要更多的人來加入，因為我們隨時都有空缺出來，所以希望各位老師、同學，你們要把自己prepare好，你們都是最好的一個繼任者。

再來，我剛提到一個事情，就是你的員工也會經常瓜分你的時間，那外面一天到晚、裡面一天到晚，發生各式各樣的危機，你的時間都是會嚴重的被侵佔、被瓜分，但是你在這當中，一定要有強烈的信念，就是你到底要做什麼？所以有一些事情是你必須做的；有一些是你想做的；一個領導者要去做時間管理，你的時間哪一個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你去檢視過去這個禮拜，如果八成的時間都是在做這次重要的事情，**you are in danger**，事實上我們可能會被迫，如果你不小心的話，你不**always be**的話，你常常就會變成九成的時間都是被迫去做危機處理，這樣子的話，你常常就會發現在有九成時間做危機處理，你明天或是下個月可能九成五的時間做危機處理，為什麼？因為事情不斷的發生，因此，我們常常會變成說要儘可能的，還是要從這困局當中，有一些時間去作主要的事。

我的方式就是，我一上任或是每個年底，一定會去想明年要做什麼，那目標就訂出來，即便你在前線，不得不被抓去當新聞處長或新聞局長的時候，你的後線裡面，還是保留一部分的能力，去追求這樣子的目標。

最後我要講的是，其實我們會做的幾個，我覺得哪一件事情最重要的話，一個我還是覺得，你必須做的叫做執行法令，你想要做的是訂定與執行政策，另外還有一個事情非常重要，因為我們不是基層的文官，我們都在做主管，做一個主管非常大的任務是什麼，我剛說你留下來什麼，一個是政策，另外一個是什麼，是一批更好公務人員，一個更完善的組織架構，這個建設不一定看得到，但是這個改造與提升很重要。

過去我在宜蘭縣衛生局的時候，雖然是一個大家可能會覺得是一個鄉下的地方，但是那時候我們就開始推品管圈，作全面品質管理。那時候剛好開始辦品管圈競賽，宜蘭縣衛生局是唯一入圍決賽的衛生行政單位，我們當時拿到全國第一個獲得ISO認證的衛生行政機關，然後比如說實驗室也做這個品質管理的認證，我想在這些方面，包括現在我們的衛生局，1234567，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子的分科，是不是禮拜一誰上班，禮拜二誰上班，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我們後來就說，應該要按照功能，給它取不同名字，去合併，所以當時在組織再造的時候，宜蘭縣就已經把藥物跟食品合在一起。現在衛生署，大概等於是五六年、六七年之後，衛生署也要把藥物跟食品合在一個單位。台北市好像也已經要合在一個單位，我想這些其實要怎麼去作，然後要因應時代潮流，這個也是我們當醫生沒有辦法把一個人重新組合，但是當行政的話，有這麼一個小小不太一樣的可以做的事情，謝謝。



黃學務長：好，那先謝謝各位的這個第一個場次的發言，不過我接下來想要做的事，是把第二個題目和第三個題目合在一起談，就是說剛剛大概提到說花很多的時間，在協調整個單位的人力，然後怎麼樣去跟外界溝通，不過我現在要問的問題是，雖然整個公共衛生界對台灣的衛生健康的狀況都有很高的評價，但是從各位的角度來看，有什麼地方是你覺得台灣的健康可以做得更好的；各位怎麼樣讓這個目標去達成。

我想接下來的部分，我最希望的事情是大家可以自由交談，我們就不再輪流，大家面前都有一支麥克風，是不是就請大家開始，怎麼樣讓台灣人更健康。

趙副局長：國民健康局這個名字取得很不好，只要跟這個健康有關的，那大概不管是長官也好或立法委員也好都會想到那就是我們家的事。

我們常常在問說，衛生署管的事情哪一件事情跟國民健康局沒有關係？好像沒有，所以幾乎我們都可以全包，要讓台灣能更健康的話，第一個是什麼？可能在座有些人會想說第一個就是要有預算，要有錢；沒有錢就萬萬不能，這本來是不會有錯誤的，不過有一位前輩曾經告訴我們，如果需要更多的錢、更多的人，才有辦法把這件事情做好的話，那也不需要你來做這件事情，找你來做就是希望你以現有的人力、現有的編製、現有的預算去做更好的事情，如果只是抱怨事情沒辦法做好是由於預算不足、人數不夠、員工的資質不好，這樣子的話，事情是永遠沒辦法做好，台灣人是不會更健康的。

在做決策的時候，如果只是想到說我這個最重要，在臨床裡面有時候更容易看到，心臟科當家的時候，心臟科儀器就買了一堆，變成心臟肥大；若是腎臟科當家的時候，又倒過來。在行政界的話，當然不免也有這樣的情形，SARS發生之後，事實上，大概除了疾管局之外，其他的局事實上都退居第二線，這個一樣是必須默默的支持這件事情。中央健保局當然在全民健保這個政策上，承擔很重很重的責任和責難；可是同樣的，如果說只有全民健保這一項業務的話，沒有把其他各項業務做好的話，那台灣人一樣是沒有辦法得到健康的。

所以在整個衛生政策訂定的時候，當然我們去年，衛生署委託國務院召開的衛生政策改革論壇時，當時和國內的專家學者在那邊做n次的會前討論，大家事實上最後只有一個心得，應該派一個衛生署長訓練班，把那些想當衛生署長的人都通過這樣的培訓以後，才讓他當衛生署長，包括個衛生政策，只想到自己負責的那一塊的話，只會造成心臟肥大症或是那個枝端肥大症，是沒有辦法有一個身心健全的、五官端正的台灣人。

所以在整個政策上面的訂定，在學校，往往是比較少做這樣子的一個思考和教學，從前大概都是直接就把衛生政策直接告訴我們說現在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形成的過程是比較少討論，漸漸最近研究所的課程裡面這一類的課程比較多，我相信在陽明這裡的研究所也有這樣子的一些課程，應該可

以適時的讓醫學生們能夠了解說，不管是衛生政策或國家政策是如何訂定的，可能那樣子的話，以後我們整個公民社會的一份子都會參與到所有政策的訂定，不會再由上而下的政策宣達，而是凝聚全民共識。所以今天無論如何拜託大家中午吃完飯後趕快趕回你的戶籍地區投票，公共政策如果不投票的話，就等著有一天有人來宣達我們現在的政策是什麼，謝謝大家。

許局長：接下來我簡單分享一下這兩個題目，那因為我的經歷上面，當過衛生署的主任。事實上跟我們的劉局長一樣，大家的經歷都有點類似，但是我有滿長一段時間在中央待了八年，當中央的科長。

中央的科長其實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是他所做的決策影響全國，但是為什麼我又決定轉戰到地方上面來？其實有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概念，中央在做決策的時候，有時候對地方距離真的是有一點遠，在決策的過程中常常會產生一些落差，所以今天以一個衛生局的層級來看這件事情的話，承接衛生署相關的政策再去執行的過程中，其實有個非常重要的concept，就是你怎麼樣讓一個政策可行，也就是說你事實上在地方是帶兵打戰這樣的一個角色，那你同時也要做決策，所以在這個雙重的要求之下，這樣的層級，其實他的份量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從我過去八年的經驗裡面，我發現有些衛生局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是有些衛生局就是沒辦法帶起來，但這也是一個distribution，但是我是覺得說跳下去到衛生局，再往上往衛生署看的時候，又有另外一個角度不太一樣，覺得中央怎麼訂這個政策真是一點都不可行。我曾經也是在中央訂那種一點都不可行的政策，也是在這樣做，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讓我覺得在這種兩個角色上面，我覺得決策和資源重新分配的部分，有時候真的要回歸到民眾的出發點及立場上來思考這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講到議會的部分，其實他是一種聲音，媒體其實也是一種聲音，聲音是代表民眾的一些問題的呈現，這個呈現的過程中，其實你現在大概沒有辦法用非常好的流行病學去收集那麼長的一段時間，不可能，你sense到這種information的時候你馬上就要去做決策，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樣在民眾的立場、需要什麼樣的東西，去做隨即的這樣的政策的執行。

我在中央的時候，每次都要經過專家委員委託一個計畫，然後排了做，做完以後，一年過去了以後然後要推廣，其實我發現這個時間上面很多東西是沒辦法再等的，所以衛生局其實現在的角色其實是真的越來越重，他可以自己去決策、自己去收集資訊，馬上去做回應，來做這樣的處理。而且你掌握的這個資源，事實上不是只有衛生局，你可能是掌握整個縣政府的資源，只要你的縣市首長支持你的話，我想你能夠擴大到非常多的資源的運用。所以在這樣的過程中，其實站在一個角度上面，不再是一個決策者、你是官的角色來思考這個問題，一定要站在民眾需求的立場上來思考

這樣的問題的時候，有時候在決策的過程中，真的是會比較能夠落實。

最後一個觀念就是永續，所謂永續的就是說中央的政策常常變來變去，我也在中央待過，但是這永續好像一直都沒辦法形成，到底各縣市衛生局從上到下，到衛生所對這整個政策的體認是不是足夠，這樣的足夠與否，決定他執行下去的效益和效果是不是真的能夠得到民眾的肯定跟落實執行，所以永續的這一塊的部分其實是滿重要的一個concept。

衛生局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就是要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將整個政策的執行面能夠落實到每個衛生所的、每個工作同仁身上，包括對於各種不同的角色的同仁，都能夠要有這樣的體認，這個整個政策的推動才能夠落實。

我常常跟同仁分享的一句話就是，不要講說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我完全否認這件事情，就是你花了很多的苦勞，但是一點功勞都沒有，那乾脆就不要做了。所以其實在這樣的過程中，一直跟我們的同仁期勉說，你既然做下去的東西一定要是對民眾真的是有一些幫忙的這樣的事情，然後最後能夠得到民眾feedback的部分，那也就是其實邱局長在台北市、宜蘭做了非常多有關社區資源整個動力的開發的這個部分，其實也是一個滿重要的具體的政策，希望能夠達到永續的方向來推動。

宋局長：我是最菜鳥的局長，待的時間也不長，所以我從一個比較從民眾的角度來看，從民眾剛剛進入這個行政界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政策。我個人的想法，我一直認為從我們今天安排的場次來看，前面是講政策後面是講醫療，政策當然是面向很廣，剛剛講到說要怎麼樣讓全民更健康，我就一直認為說，我們對於我們的整個所謂的健康體系或是醫療照顧體系的重點，根本就從頭到尾擺錯了，比如說我們從學生開始把這個整個體系叫做醫療保健體系，保健放在後面、醫療放在前面，當你把所有健保的錢大部分都放在醫療的時候，其實整個的方向我認為資源是放錯地方，你要讓全民更健康，不是放在後面你生了病才來照顧；而是要放在前面，跟健康促進有關的這個方向才對。

我想有很多的studies都會告訴我們，如果你投資一塊錢在健康促進有關的設備或是政策或是活動，會減少七塊錢的支出在後面的醫療；那如果說我們把健保的錢，現在講到資源分配的話，可以放比較多的在前面跟健康有關的一些政策或者是活動的推動或者是其他structure，包括我們講的現在台北市要推動很多健康步道、讓你可以更接近這些可以活動地方的，比如腳踏車的道路，這些東西可能有很多錢，不一定要放在衛生局或衛生單位，他可以放在市政的其他單位或者政府的其他單位，讓這些structure變的更容易讓國民去維持他的健康，我覺得這可能是健康比較容易達到的部分。

另外我們在醫學校裡面，可能對於醫療的教育要比較往前端的來思考，常常我們會認為這是公共衛生學的領域，可是我認為我們的臨床醫療的醫師，事實上也可以在這邊多做琢磨，就是說我們在教臨床醫學的時候，其實可以跟病人講說，其實你在做臨床治療的時候可以建議你做衛教的工作，

告訴他怎麼樣做一個健康的行為，而不是等到醫療才來做，這是我這段時間很短的經歷之後的淺見。可能我們在座的系主任可能會覺得no、no、no、no我就要把我學生教成最好的醫師，我想我們過去都太著重於我們能夠把病人起死回生的這個部分，可是我覺得某一個程度來講，也許我們醫師可以扮演一個更前端的角色，像在我們的健保或我們國家的資源放太多在後面很花錢的醫療，卻忘了其實我們可以把比較少的錢、花比較少的力氣做前端的促進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

邱局長（淑媷）：我的看法是這樣，我非常贊成前面幾位學長的看法，這樣表示有一點小小年輕，不然每次跟學生在一起都覺得有點老。

我想晏仁剛剛提到這個預防的部分；銘能提到整個在政策上面健康促進，然後可長可久走出去的這個部分；坤郁剛剛談到非常多，我想這個是在整個因應社會來講，其實在衛生局或是包括中央的話，你的對象是在整個社會，所以其實是從這整個社會裡面，讓這個社會變成是一個更適合人生存的社會，而更適合人去健康的變老，健康的過完一生的社會，從這個角度去改變那個大的有機體，但是那個有機體的改變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過我想要去談另外一個思維，就是說事實上，很多人都會講說我們醫療衛生是專業的工作，所以我們也就常常是扮演專業幕僚的角色，我覺得事實上在一整個縣也好或一整個國家來講，這個資源的分配實在是很需要從政治的角度去著手，透過政治的運作，你才有辦法拿到更多的資源，我們專業幕僚或事務幕僚其實一個比較困難的地方，就是說我們通常比較剛毅木訥，但是當我們要面對的是那麼大的、一個沒有疆界的對象的時候，事實上我們也就常常變成說，只能夠埋頭苦幹、默默耕耘，但這樣我們的力量是很有限的，要去爭取到更大的力量，然後比如說，就是老年化的社會，我們的飲食必需要改變、我們的運動要改變、我們的等等要改變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靜芸還在保健處的時候，辦了一個全國保健會議，那時候大家就在談論這個social market的這個問題，那social market其實在國外就已經在公共衛生裡面是一個很明確的一個專業topic，這很重要，如何去做一個社會的行銷，不是去等別人關愛的眼神，而是你能夠去說服政治人物，包括你的縣市長、包括你的議會或是立法院，說服民眾，說服更多的人來把這個注意力、來把力量放在這方面，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最後就是說時間管理上面，除了說把時間用來做什麼事情之外，你把時間花在跟誰在一起，其實也可以看得出來，你在做什麼以及你可能能夠做到什麼，其實我個人以前會覺得說我應該要花更多的時間跟外面的人在一起，但是我以前也跟很多外面的人在一起，但是常常是在社區裡面，我現在會覺得說其實學界這個部份也很重要，聽不同的意見，然後跟前線的人、不同的人在一起，我想他們都可以給你一些好的input，你也可以從這一些方面去找到更多支持的力量，比



如說如果這個台北市或者是國健局要推動什麼政策需要有人寫一篇什麼民意論壇，稍微批評一下或幹麼的時候，就有人可以這樣裡應外合一下，學界可以做一些外合的工作，這是我的想法。

劉局長：我們現在全國的政策是一個大方向性的，當這個政策到地方到縣市的時候，其實縣市衛生局可以依他的需求做修正，甚至不要太考慮衛生署的考核，其實可以地方上需求去改正，我覺得這是衛生局局長角色上一個很好的地方。

健康的問題不管是從個人或一群人來說，他的需求是來自於社區，從醫療或公共衛生的角度能不能解決這問題，就是看這議題能不能回到社區。我自己的感覺，我最近不太清楚學校的醫學教育，如果學校的教育，尤其是醫學生這塊，能夠在create更多實務性的課程，讓他們去了解社區，我覺得對他們的幫助會很大，因為從有些政治考量來說，現在要動員社區很困難，但是當我們真正深入到社區的時候，會發覺社區的力量是無限的，而且是非常有活力的。

我舉幾個例子來說，比如說就像SARS的時候，那時候都有一個認為是SARS的個案在某一個村裡，我們那時候就擔心說，會不會引起整個社區的很大很大的一個震撼，所以那時候我們趕快找一個鎮長，找了大概十幾個里長、鄰長，我們就來做當時所謂兩個禮拜的溫度監控，鄰里長每天去他鄰、里裡面去做這個體溫監控，然後通報給衛生局，那時候也運作的非常好，這也是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現在縣裡面也有些退休的老式志工，他們自組團體，到我們縣裡面一些有精神科病房醫院，去帶精神病人去作畫畫也好或者是做健康操也好，效果都非常好，所以我尤其這一年感覺，其實社區裡面的資源非常非常多，而且這些資源都是可以運用的，那運用不只是公共衛生可以運用，其實醫生在你們有限的時間內，如果能夠透過第二或第三個人幫你把這些資源接合起來，我覺得會讓這個健康的需求跟解決能夠真正回到整個社區，這個是我的一個想法。

第三點就是其實健康不是很侷限身體，剛剛好像是宋局長有提到文化各方面，過去我自己個人在醫學教育裡面，也許我學得不好，總會把醫學弄得很狹隘，可是做了公共衛生，尤其到了縣市以後，我發覺其實健康是跟很多議題相連結，文化、環保，唯有把這些都整合起來，健康才能真的回到社區，所以這是我的感想。

有時候媒體記者問我說，最近看你們很多陽明學生在公共衛生上都滿有成就的，為什麼？我很直覺的感覺，對我個人來說，我覺得就是當初我們有公費生能夠下鄉服務，讓我們能夠及早進到社區，不管是情願不情願，讓我們早一點看到了社區、了解了社區，所以我們再度進到了社區的時候，不會覺得那麼的陌生。所以我很期望我們現在縣裡面，全國有這麼多的局長，如果學校覺得需要的話，我們都很願意去安排實務性的課程，我相信對學弟妹也好，對未來的公共衛生醫療來說一定會很有幫助的。

趙副局長：我很快的再補充一下，一個公共衛生政策的形成，當然好像大家會都以經驗上面來判斷，國外有什麼或者說我們國內有哪個問題，所以用哪個政策趕快來解決，不過假如一個完整的政策擬定，事實上，在現在的公共衛生的學理上面已經有很多很好的一些理論，可以來印證，好像說一個篩檢政策的形成，可能大家就會從篩檢工具的選擇這邊來討論，不管他篩檢工具的可行性、它的費用，相關的預算取得，這在學校裡面都有教，實際在政策形成的時候，當然這時候就需要同時考量說，整個政策形成時候的一個透明性，就這個討論的時候，如何得讓更多公眾，不只是專家學者，更多公眾都有參與讓個透明的凝聚共識。

第二個，當然是課責，就是說他是需要在過程和不管來做那個評估的，不管是過程的評估、還是一個結果的評估，衝擊的評估的話，都需要符合這個原有的資源的配置，所以以乳癌為例的話，之前大家可能會想說，台灣的乳癌這麼盛行，年齡層又比較低，是不是就趕快編很多很多的預算來做這一塊，那真的是我們在推的時候，除了選擇一個篩檢工具這樣子來籌編預算，同時也需要去考量到，可能有很多醫院的那個X光乳房攝影居然被我們的評審團，放射科醫學會的專家們打不及格，才恍然大悟說他們醫院照了這麼多年的乳房X光片，居然是被評不及格的一個分數。

另外在行政方面，當然我們有一個考量說，這樣的一個儀器在偏遠地區怎麼辦？在離島地區怎麼辦？一個政策的形成不能夠只照顧到資源多的地方，資源少的地方如何來做？同時也要去未雨綢繆的考量到，這樣的一個政策實施之後，以後要如何預防這一種醫療糾紛？一個誤診的事證擺在那邊，誤診、誤判的醫療糾紛要如何事先做一個相關的預防，所以在做整個政策擬定的時候，需要考量的就比原先要多。

第二點我補充一下剛剛宋局長所講的，做會影響健康的政策絕對不會是只有衛生單位這邊所負責的健康政策，事實上有更多的公共政策他會去影響健康的，所以，不單單我們要有更多的公共健康政策，事實上所有的公共政策都應該符合健康，就是說我們需要更多的健康的公共政策，才能夠照顧到全民的健康。所以如何的去說服教育部長，然後在縣裡面去說服教育局長，當然如果能說服縣長的話那當然更快，我們的小學生就可以下午三點以後都是上體育課；如何學校裡面都沒有垃圾食物；如何的讓所有的小學生都可以有一個很健康的身體的話，那可能都不是衛生局單方面可以做的，所以我們就會花很多的時間去思考說，在其他局、處，有一些政策若他們做改變的話，就可以讓台灣人更健康，這也是目前國民健康局委託成大的老師們一起來做的健康城市，就是很多的老師一起和政府部門的局、處一起來討論，所有縣市政府的各項政策，哪一些如果做改變的話就可以給市民們帶來更多的健康，這當然討論完了以後形成政策，就編制預算，那就可以讓各項的政策不單單只有衛生單位醫師在這邊喊，讓所有的人一起來參與。

黃學務長：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就開放讓所有在場的人都可以彼此交談，在座的各位彼此之間也可以再互相回應。

邱局長：大家還在想的時候我墊一下空檔好了，最後那個問題是學校這個部分，我的感覺是說，好像回想起來，我覺得那個學習都已經融在一起了，很難講得出來說在學校學哪一個部分影響最大，但我感覺到有一個事情影響真的非常大。就是說我們在工作的时候，其實比如說靜芸那時候在保健處、還有銘能在保健處，張鴻仁在防疫處，郭旭崧在企劃處，坤郁在桃園縣，其實很多很多事情，陽明這個大家族是給我們彼此之間非常大的相互的奧援，然後晏仁是從學校幫我們儲備很多的繼任者這樣子，我覺得，其實陽明這個學校給我們的影響，一個是說，你會認識到很多人，而這些人將來是對你幫助會非常的大；然後師長本身，比如說在SARS的時候，前線疫情正是很緊的時候，但是李院長還是幫我們上火線，然後校長其實給我們很多的鼓勵和支持，這些其實我覺得都是非常重要，就是學校本身就是你的一個很好的支援系統。

另外一個就是從老師身上看到的典範，不一定是他上的哪一次課或哪一門課，可是那個典範本身，對我們的影響可能是非常深遠的。

博士班學生：各位長官、校長大家好，我是博士班一年級的學生，我有一個問題想要問一下國健局的副局長，剛剛提到的就是今天的題目是形塑台灣健康，那我們剛剛也提到健康其實很多面向，包括文化、種族，我想要請教副局長就是，在目前有很大一塊就是新移民這一塊，不知道我們以一個中央的觀點，在制定這樣的一個健康政策的時候，對新移民這樣的區塊當中，你如何去考量到他們的民族性和文化性？我想要請問就是他的考量有哪些？

第二個就是我想要請教台北縣的衛生局許局長，因為他剛剛提到就是說，什麼叫做好，因為我本身也是在學校帶實習的老師，所以我在衛生所帶實習大概有將近六七年了，我覺得自從局長上任之後，衛生所都很拼，因為要拼很多的目標數，我好奇就是說，不知道局長在訂定這些目標數當中，你們到底是怎麼去考量這些什麼叫做好，那因為我們又不斷的去強調就是要從下而上，但是我們會發現基層單位都會為了這些業績都很辛苦，我一直很好奇，很想要聽聽看局長在這方面的一些看法。

黃學務長：謝謝我們只能容許各一分鐘的答覆。

趙副局長：好像新移民的健康都是台灣之子的媽媽的健康，也是台灣之子的健康，所以在整個政策裡面不管在中央或地方，這一塊都有一些努力，雖然說成績還不是那麼讓大家滿意，這樣的一個政策也不是衛生單位提供更多的健康服務所能夠完成的，他的身心健康就需要在整個移民政策裡面有更完整的規劃，包括不管是金錢買賣，或者只是為了傳宗接代，或者只是為了填補勞力，所造成的一個外籍新娘那樣子的現象的話，那我們在末端這邊追求健康是沒有辦法達成的，只不過這不代表說，要全部都好的我們才開始做，如果是那樣子的話也不需要我們來做，而是說在這救火的同時，也就需要從最基本面來讓各個部門一起來，將政策符合健康原則。

許局長：有關衛生所這個部分執行工作上面，其實訂定這麼多的目標出來要衛生所去執行，我在這方面其實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包括每一個指標都有經過跟衛生局、衛生所的同仁共同討論，至於什麼叫做好，其實這非常難定義，但是其實要民眾接受我們這樣的服務以後，是不是能夠得到實質上的一個效果，譬如說我們在社區做了非常多的整合式篩檢，到底拯救了多少的民眾免於癌症的威脅，這個部分其實是短暫時間或許看不出來的，但是我們在工作上面，積極去要求他們這個部分，讓衛生所的同仁能夠理解到說，他們在服務的過程當中能夠得到民眾的肯定和支持的這個部分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對於整個目標的一個推動的過程中，其實是有時候是需要去指導我們衛生所的同仁，我覺得指導非常的簡單，因為目標一訂出來的時候，各衛生所的平均值一定有個平均值之下和平均值之上的衛生所，我們針對平均值之下的衛生所就是要去輔導他，然後變成平均值之上的衛生所。我想這其實是衛生局和衛生所彼此要共同去面對這個整體工作的一個推動。

璩院長（大成）：我奉唐高駿學長之命來鬧一下場，我故意躲在氣球後面發言，我想請教我們邱局長邱學妹，邱學妹在當局長的時候，推動了許多非常棒的政策，包括三好運動、八大疾病，那麼市醫第二代資訊系統的研擬以及開發，那當然因為SARS事件的波及，很遺憾的沒有辦法繼續carry out，我想請教邱學妹對於這樣政策的改變，有沒有什麼command。

第二個部分就直接問了，邱學妹對於這個市醫之整合，對於聯合醫院，您的看法怎樣？對我們的宋局長宋學弟，有沒有什麼期許以及指示？

邱局長（淑媿）：時空改變就是會有這種狀況，這個人啊以前從來不敢叫我學妹你知道嗎？剛剛璩學長提了這問題，發揮了陽明人冒險犯難積極奮發的精神，明明這問題你說聯合醫院應該是下一個主題嘛，而且那是準備我當聽眾的時候要問你的，竟然現在提出來了。

我剛剛講，這個大家庭真的很重要，我們感覺到滿高興的就是說，其實最後我們發現還是陽明人好啊，所以我們宋局長現在已經到台北市衛生局去了，我相信他是個非常優異的非常有遠見有智慧的一個領導人，他知道什麼是對民眾最重要的，他會從重新把這個焦點移回到民眾的身上。

八大疾病醫療品質保證計畫我在卸任以後，我到美國去，美國AHRQ agency for research and quality in health care，他們的醫療的研究跟醫療品質的管理處的主管，他談到美國也正要做醫療品質的改革，他提出來的幾個重點的疾病，我們的八大疾病幾乎都在裡面了，其實當時市醫的團隊都感到有點小小的悲傷，不過請不要悲傷，陽明人已經繼續去領導你們。

至於說聯合醫院的部分，以前其實我們也曾經在學校裡面某處有討論過，那是屬於下一階段的議題，我們就等到下



一階段再請教璩學長好了。

黃學務長：宋局長可不可以有半分鐘的回答。

璩院長：其實我還是對局長，邱局長以及宋局長懷著無比的畏懼以及崇敬，所以我特定強調說是奉了唐學長的指示而發言，謝謝。

黃學務長：宋局長半分鐘的回應好嗎。

宋局長：剛剛韓師母一來就有這樣的期許，想要看我們這些所謂的衛生行政的主管有什麼樣的做法，我說我既不訂政策我也不翻政策，我是執行政策，因為我的任期並不長，剩下只有一年八個多月的時間，所以邱前局長，我對上任之前第一個請教的人事實上就是邱前局長，所以從她那邊也得到了許多的啟示，所以她不需要期許我，我已經從那邊主動學到功課了，所以或許她的政策事實上並沒有消失，我想我們璩學長說這政策中斷，它只是隱含在其他不同的業務範圍內，我們現在事實上繼續還在推動當時這個邱前局長做的事情，包括在各個健康服務中心所訂下的三好政策、八大疾病這些篩檢工作，事實上都還在持續進行當中，包括這個邱前局長、邱學妹當時所推的飲食新文化等等政策也都還在做，所以政策並沒有中斷，那我個人事實上也認為最重要的就是政策延續性。

黃學務長：好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不得不在這邊打住。非常感謝各位局長在百忙當中能夠回到學校來。

司儀（鄧宗業）：頒獎。非常謝謝各位局長百忙當中來參加這場論壇，陽明大學和陽明校友會有一份小小的心意想答謝各位，那我們請校長來致贈這面獎牌。第一場的論壇到此結束，第二場的論壇從十點四十分開始，請大家繼續參加。謝謝大家。

（資料提供 / 學務處・校友服務中心）

[回《校友論壇》](#)

[關於電子報](#) [訂閱電子報](#) [聯絡編輯小組](#) [上期電子報](#) [回電子報首頁](#)